

克勞塞維茲「重心」的重新詮釋與現代戰爭 —美國反恐戰略的分析

謝奕旭

政治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即便是古老的軍事理論，在現代戰爭的設計與執行上仍能發揮指導與設計的功用。克勞塞維茲的軍事理論與概念中，引發較多爭論的當屬「重心」概念，如何對重心的真正意涵有著徹底與全盤的理解，是近二十年來許多美國軍事研究者共通的興趣。

本文從釐清克勞塞維茲的重心定義出發，試圖瞭解重心的真正意涵與指涉範疇，並援引重心理論的假設，分析美國當前的反恐戰略，指出美國在反恐略設計上的缺失，最後論述重心對未來戰爭的啟示。

本文研究發現，應以體系觀點看待克勞塞維茲的重心，並著重以效果為著眼的途徑。其次，由於美國在戰略設計上無法釐清克勞塞維茲重心的真正意涵，以致於在對伊拉克戰爭中深陷泥淖。第三，倘若能適切運用重心概念，其在現代戰爭中所發揮的能效為一在戰爭或國家政策目標的達成上，都可使我們的思路清晰，節省資源的錯置與浪費，指引我們有最有效且最快的方式達成目標。

關鍵詞：重心 (center of gravity)、九一一事件 (911 terrorist attack)、恐怖主義 (terrorism)、全球反恐戰略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壹、前言

有關針對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重心」*（Center of Gravity）定義與理論的研究，已經在美國軍方持續了二十餘年的爭論，以重心及其應用為題材的研究報告或分析，也陸續在各專門的軍事刊物出現或由軍事單位出版專著。至於克勞塞維茲所提出的概念與理論能否適用於現代戰爭，則是見仁見智的看法，筆者認為研究克勞塞維茲的軍事理論仍具學術上的價值，應用在現代戰爭上，也有相當的啟示作用，特別是經過重新檢視之後。

克勞塞維茲於 1832 年引進作戰重心的理論與概念，對當代的戰略研究學者與軍事專家而言，年代雖然略顯久遠，然其理論的精髓、要義迄今仍引發眾多軍事研究者的關注。克勞塞維茲《戰爭論》（*On War*）原著是以德文呈現，西方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專家或戰略實踐者在援引其中的軍事理論與概念之際，採用的幾乎是英譯版本，因而無法完全掌握其意涵要旨，往往造成誤導。研究者的錯誤解讀尚有改正機會，惟戰略計畫者與實踐者的理解與詮釋倘若失義，可能憑白浪費許多寶貴的軍事資源，甚或推遲預期的軍事效果，阻礙軍事目標的達成，戰略計畫者運用此一概念時自當審慎。

近年，美國許多鑽研克勞塞維茲軍事理論的學者專家開始反思，試圖從克勞塞維茲的原始構思當中，以嚴謹的態度解析作戰重心的真正意涵與指涉範疇，並進一步提出分析、尋求與確認作戰重心的步驟、方法，意欲修正現有的理論與作戰準則，奠定戰爭勝利的基礎。由於重心定義的不同以及缺乏共識，因而有必要瞭解重心真正的內涵與指涉，以便知悉克勞塞維茲對重心的原始想法與觀點。為釐清克勞塞維茲重心的真正意涵及其效用，本文從重心的定義開始著手，分析相關專家學者研究報告中的定義，以及美軍軍事準則的陳述，相互比較對照，期能獲得重心的最佳理解，進而有效地將重心應用在實際的戰爭當中。其次，以重心析論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略，探討美國在反恐戰略設計上的缺失與盲點。最後，論述重心對未來戰爭或作戰觀點的啟示。

* 克勞塞維茲引用機械力學的重心概念看待戰爭問題，以便於戰爭當中產生決定性的效果。然而，後世軍事研究學者引用其概念時，又將重心區分為戰略重心、作戰重心、戰術重心等層次之分，甚至運用到非戰爭層面的分析，擴大重心的指涉及應用範疇。為掌握克氏的原始意涵與指涉，避免與各層次的重心概念混淆，本文仍稱之為「重心」，並從事實際戰爭重心的分析探討。

貳、克勞塞維茲「重心」的意涵與重新詮釋

近年，美國軍方對西方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茲所提出的作戰重心重新進行檢視與研究，發現克勞塞維茲所謂的作戰重心並非如同吾人長期以來所想像或認同的觀點¹，作戰重心意涵於現代戰爭中有新的詮釋與指涉。因為長期以來，許多軍事理論家、研究者或實際從事戰爭的軍事將領，習慣將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各項觀點應用於軍事指導方面；但克勞塞維茲的觀點並非僅適用於實際的軍事衝突或戰爭指導，在軍事戰略以外的更高戰略層次，諸如國防戰略與國家安全戰略等，其理論觀點仍能適用。因此，要定義或確認克勞塞維茲的重心觀點，必須瞭解其原始的意涵與構思。

一、克勞塞維茲重心的意涵

克勞塞維茲為了瞭解與描述他所發現許多戰爭不同的面向，因而從他那個年代借用許多首屈一指哲學家、科學家，以及其他思想家的知識結構、理論，與概念。他的許多概念，如摩擦（friction）、對立（polarity）、重心等，都是從機械科學汲取的類推或隱喻。²在《戰爭論》的德文版中，重心一詞出現超過 50 次，但並非全都指涉軍事概念。³

克勞塞維茲於《戰爭論》中使用重心，基本上是與機械力學的概念陳述相符合的。絕大部分的英文資料所引用的重心定義主要是從 Michael Howard 與 Peter Paret 的英譯版《戰爭論》的第六篇（485 至 486 頁），或第八篇（595 至 596 頁）而來。其所造成的觀念引導是，重心衍生自力量來源（source of strength）或者力量本身，然克勞塞維茲從未使用「來源」這個字，重心也未等同於力量或力量來源。⁴

¹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6, No. 1(Winter 2003), pp. 108-118;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²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p. 2.

³ *Ibid.*

⁴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6, No. 1(Winter 2003), p. 110.

Joseph L. Strange 與 Richard Iron 認為，要瞭解重心必須從克勞塞維茲原始的著作《戰爭論》中找到其根源，克勞塞維茲將戰爭界定為「迫使敵方屈從於我方意志的武力行動」，此一定義闡明兩個現存部隊間的衝突，所有的努力都聚焦在戰爭，並將戰爭當作是武裝力量間的衝突，以及使用物質力量來指向敵人，瓦解其抵抗的意志。⁵為使讀者瞭解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重心原意，茲將其中第六、八篇的部份內容陳述如下：

…針對敵人力量最為集中的部分，如果給予打擊，應該產生最大的效果；再者，當敵人對我們進行打擊時，我們自己武力擁有的質量愈多，就愈能夠確信我們會成為那成功一擊的所在。此一簡單的邏輯帶給我們一個類推，能夠使我們更清楚地捉住此一觀念，稱之為機械力學中重心的本質與效果。⁶…

…如同（力學）重心總是在質量最為集中的地方發現，也如同每個直接針對敵人身體重心打擊產生最大的效益；進一步說，透過重心最強大的打擊能達成最大效益，在戰爭當中事實也是如此。每一個交戰者的武裝部隊，如論是個別國家或是聯盟國家，都擁有某種程度的團結，因此擁有某種的相互依賴與聯結性，也正如這些相互依賴的存在，使得重心的概念得以引用。如前所述，在這些武裝部隊當中都存有某些重心，依照其運動與方向，能對所有其它部分產生決定性影響，這些重心是存在於武力最為集中的地方出現。然而，如同無生命形體的世界，重心效用有其比例與限制，端視各部分的相互依賴程度而定，戰爭當中亦復如此。⁷…

…弱小的事物依賴較強大的事物，不重要的依賴重要的，偶發的依賴必要的，這些關係必須引導我們的思想。…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瑞典國王亞道夫（Gustavus Adolphus）、斐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其各自的軍隊當中都有重心，如果他們的軍隊被摧毀，這些人在歷史上就會留名為失敗者。在國家中若有許多派系競逐權力，重

⁵ Joseph L. Strange and Richard Iron, "Center of Gravity: What Clausewitz Really Meant,"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5(October 2004), p. 21.

⁶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 and ed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85.

⁷ *Ibid.*, pp. 485-486.

心主要是落在首都；弱小的國家若為較強大的國家援助，重心則為強國的軍隊；在聯盟當中，重心則為共同利益所形成的團結；在民眾的叛變當中，重心則為主要的領導人物與民意。打擊必須直接針對這些事物，如果敵人因為此一打擊而失去其平衡，敵人即無法給予時間再取得平衡，打擊接著打擊必須依循相同的方法。換句話說，勝利者必須總是以此種方式指導其打擊，也就是打擊敵人整體，並非僅是敵人的部分而已。⁸...

在 Lawrence Freedman 編著的《戰爭》(War)一書中，他與 Beatrice Heuser 也引用 Howard 與 Paret 英譯版的《戰爭論》為定義根據，認為重心是「所有力量與運動的中心，任何東西都必須依靠此一中心」。⁹其定義是從機械力學的角度出發，任何體系與結構必然有其中心點，亦即維持平衡與穩定的關鍵點，打擊此點，將使整個體系或結構失去重心，因而崩潰瓦解。

從克勞塞維茲的原意當中得知，若以機械力學的角度檢視重心，重心不一定是力量最為集中之處，而是體系取得平衡的中心點，打擊此一點將導致體系失去平衡與穩定，進而產生崩潰與瓦解的效果。此外，看待敵人要從整體思考，不可將敵人切個成數個部分去分析其重心。

二、美軍作戰準則對重心的定義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Joint Chiefs of Staff)出版的《聯合作戰準則》(Doctrine for Joint Operations)，試圖將各軍種提出的不同作戰重心觀點整合成單一定義，但成效有限。依據《聯合作戰準則》主張，作戰藝術的本質在於能對敵人的力量來源產生重大效果，因此，參謀首長聯席會將重心界定為：「軍事武力用以產生其行動自由、物質力量或戰鬥意志的特點、能力或處所。」¹⁰

⁸ *Ibid.*, pp. 595-596.

⁹ Beatrice Heuser and Lawrence Freedman, "Strategy," in Lawrence Freedman e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11.

¹⁰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p. 109;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ctrine for Joint Operations*, Joint Publication 3-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0 September 2001), p. GL-5;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enter of Gra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Joint Doctrine,"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5(October 2004), p. 11;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Joint Publication 1-02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April 9, 2002), p. 65.

美軍 2002 年出版的《聯合戰役規劃準則》（*Joint Doctrine of Campaign Planning*），則是以《聯合作戰準則》為基礎，除對作戰重心有所定義外，也提供決定重心的方法。¹¹《聯合戰役規劃準則》對重心的定義，除當中的「處所」（locations）被「力量來源」（sources of strength）取代外，其餘與《聯合作戰準則》的定義類似；此外，其定義中也強調，「重心由敵人整體能力的面貌所組成，理論上而言，攻擊以及使重心無法發生效用或摧毀這些作戰重心，將使敵人遭致無可避免的挫敗或迫使對手放棄目標或改變行為。」¹²這是一種以能力為基礎的定義方式，是從敵人力量的總合衍生出來的，而非如同特徵或力量來源等詞彙。《聯合戰役規劃準則》也強調將重心與關鍵弱點聯結起來的重要性，以透過弱點對整個體系的攻擊能夠發生效用。¹³

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對軍事術語的界定雖然是美軍全軍統一且共通的標準說法，但對各軍種的實際需求與理解而言，對重心也有不同的定義，分述如下：¹⁴

- （一）海軍陸戰隊：一支設計用以贏得戰鬥而非從事戰役或戰爭的相對小型武力，因而喜好打擊敵人的脆弱點。因此，發展初期引用重心的論點來針對敵人的「主要弱點」（key vulnerabilities）；現今，海軍陸戰隊的準則已將重心及「關鍵弱點」（critical vulnerabilities）進行明顯區隔，認為兩者不同但為互補的概念，重心則是任何重要力量的來源。
- （二）空軍：對戰爭採取「鎖定標靶」（targeting）途徑，認為重心是可以用其轟炸設施攻擊的複合戰略與作戰關鍵點。

¹¹ See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enter of Gra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Joint Doctrine," p. 1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Doctrine for Campaign Planning*, Joint Publication 5-00.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5 January 2002), pp. II-6~II-11.

¹²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Doctrine for Campaign Planning*, Joint Publication 5-00.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5 January 2002), p. ix.

¹³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Doctrine for Campaign Planning*, pp. II-7~II-9;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enter of Gra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Joint Doctrine," p. 11.

¹⁴ See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Warfighting*, Marine Corps Doctrinal Publication 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20 June 1997), pp. 45-47; U.S.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September 1997), p. 79;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perations*, FM 100-5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93), pp. 6-13;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Warfare*, 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March 1994), p. 35. Quoted from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pp. 108-109. and Philips K. Giles and Thomas P. Galvin, *Center of Gravity: Determin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Carlisle Barracks, PA: Center for Strategic Leadership, 1996), p. 20.

- (三) 陸軍：由於擔負從事戰役以及贏得戰爭的角色，因而認為敵人的作戰重心是其「力量的來源」(source of strength)，因此，陸軍傾向於尋找單一重心，特別是將主力部隊部署於達成任務的路途上。簡言之，陸軍將作戰重心視為一個能夠使其自身或聯合武力達成目標的要素，諸如特點、能力或處所。
- (四) 海軍：作為贏得海洋戰爭的美國武力，對重心具有的概念是與陸軍及海軍陸戰隊類似。海軍的準則陳述道，「重心是促使敵人必須持續軍事作戰的東西—其力量的來源，但不必要是強大的或其內部的力量，也可能只有一個重心。」

三、美軍學者專家對重心的評論與再詮釋

Tim Keppler 認為，重心對多數人難以理解的原因在於：《戰爭論》引介此一概念的複雜性；聯合準則與其他重心的相關討論，傾向將主要焦點置於作戰層級，或者是軍事力量的組部份；對當代作戰環境本質的挑戰；對重心決定與應用的方法論缺乏共識。¹⁵

Seow Hiang Lee 的研究報告同樣指出，重心之所以混淆的原因在於：對定義缺乏共識；對重心的本質缺乏共識；各軍種的各自觀點，以及作戰藝術概念上的歧異；戰爭無法預測的本質。¹⁶

Lawrence L. Izzo 認為，「當我們檢視重心概念並將之運用於軍事領域時，即會陷入困境中，原因在於文獻對於此一主題並未能適當地分辨軍事武力作戰重心的不同面向，也就是敵對武力的力量、弱點、脆弱點這三種不同的概念。」¹⁷

美國海軍陸戰隊戰爭學院 (Marine Corps War College) 教授 Joseph L. Strange 在檢視美軍各軍種對重心的定義與看法後，將重心定義為，「精神與物質力量、行動能力與抵抗意志的主要來源。」重心是行動能力的主要來源，能夠創造一種力量或關鍵能力，促使一個單位去行動或達成一項任務或目標。¹⁸他與 Iron 也共

¹⁵ Tim Keppler, "Center of Gravity Determin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ar Against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13 March 2005, p. 3.

¹⁶ Seow Hiang Lee, *Center of Gravity or Center of Confusion: Understanding the Mystique*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1999), pp. 7-16.

¹⁷ Lawrence L. Izzo,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 not an Achilles Heel," *Military Review*, Vol. 68, No. 1 (January 1988), p. 72.

¹⁸ Joe Strange, *Center of Gravity and Critical Vulnerabilities: Building on Clausewitzian Foundation So That We Can All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Quantico, VA: U.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同認為，克勞塞維茲所說的「重心」並非特點、能力或處所，而是源源不絕與強而有力行動的有形與無形動因，或者是從特定場所與領域獲得的某些具影響力的品質與能力。¹⁹在戰略層次，重心可能包括軍事武力、聯盟、一組關鍵能力或功能，或者是國家戰略本身。²⁰此外，Strange 也引介相關的概念，如關鍵弱點(critical vulnerabilities)、關鍵能力(critical capabilities)、關鍵需求(critical requirements)等有助於辨識重心的工具。²¹Strange 也指出，「正因重心對戰機飛行員、機械工程師、船艦領航者是意味不同的事物，但並不證明重心對陸軍、空軍、海軍，以及海軍陸戰隊在意義上的不同；在戰爭的戰略、作戰、或戰術層級，作戰重心應有相同的意義，對所有國防社群的成員皆是如此，無論其為陸軍、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隊、國防文官，或國家的政治領袖及其幕僚人員。」²²

Philips K. Giles 與 Thomas P. Galvin 對重心概念提出的假設與看法為，「『戰略重心』是一支部隊權力與力量來源的根，絕對不會是缺點或弱點；僅有一個戰略重心，而戰略重心不應與『戰略目標』、『決定點』、『關鍵設施』或『關鍵弱點』等詞彙混淆。」²³

Dale C. Eikmeier 指出，若依據美軍《聯合作戰準則》的定義，那麼僅有武裝部隊擁有重心，國家或其他體系則無。絕大多數的戰爭計畫者與戰略家都忽略了此一限制，雖然如此，但此一定義是有缺陷的，²⁴因此建議將《聯合作戰準則》對重心的定義改為「一個體系行動力量的來源」。他認為聯合準則的定義讓人產生的印象是，軍事武力本身並非重心本身，僅是擁有重心而已。因此，Eikmeier 主張應該將定義中的「軍事武力」(military force)使用諸如「體系」(system)或「單位」(entity)的東西取代，此一改變可以將定義擴大並涵蓋國家或組織；其次，將「特徵、能力或處所」(characteristics, capabilities, or localities)予以簡單化，並以「來源」(source)、「行動者」(agent)或「事物」(things)替換之；再者，完全捨棄「行動自由」(freedom of action)、「物質力量」(physical

Foundation, 1996), p. 43; Dale C. Eikmeier, "Center of Gravity Analysis,"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4(July-August 2004), p. 2.

¹⁹ Joseph L. Strange and Richard Iron, "Center of Gravity: What Clausewitz Really Meant,"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5(October 2004), p. 27.

²⁰ *Ibid.*, p. 21.

²¹ Joe Strange, *op. cit.*, p. 43.

²² *Ibid.*, p. 41.

²³ Philips K. Giles and Thomas P. Galvin, *Center of Gravity: Determin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Carlisle Barracks, PA: Center for Strategic Leadership, 1996), p. 4.

²⁴ Dale C. Eikmeier, "Center of Gravity Analysis,"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4(July-August 2004), p. 2.

strength) 或「戰鬥意志」(will to fight) 等字眼，並以「行動的能力」(ability to act) 取代，因為這些都是行動自由的必要條件，失去意志或力量，一個人無法行動，而行動的能力是力量的一種定義。²⁵Eikmeier 對重心的定義仍然脫離不了力量來源的思考，僅是將定義當中的某些重要名詞替換，使重心的指涉範圍更為廣泛，不侷限於武裝力量而已。

對克勞塞維茲研究較為深入的美軍軍事專家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認為，克勞塞維茲並未將重心區分為戰術、作戰或戰略等層次，而是以敵人的整個體系或結構來定義重心，而非戰爭的層級。²⁶Echevarria 指出，若依據美軍《聯合作戰準則》對重心的定義，隱含重心存在於每一階層與類型戰爭中的說法。假設打擊戰術重心有助於戰術目標，進而有利於打擊作戰重心達成作戰目標，如此類推直到國家安全目標達成為止。在戰略層次，重心可能包括軍事武力、聯盟、國家意志、關鍵能力，或者是國家戰略。在作戰與戰術層次，重心通常由主要的戰鬥力量來源所組成，諸如能夠確保或阻止任務達成的現代化、機動化或裝甲武力。換言之，《聯合作戰準則》意圖從各軍種的出版品中取得共識，正因如此，將重心界定地過於廣泛，同時也未提供方法來決定這些作戰重心。²⁷

Echevarria 也認為，克勞塞維茲的「重心」有許多指涉。首先，指的是焦點 (focal point)，既非一種力量，也非一種弱點；其次，只有當足夠的連結作用存在於由數個敵軍的部分所形成的一個拱形結構時，才會發現重心，此一結構以相當堅實的程度結合而行動，如同人類身體；第三，重心傾向於運用某些向心的力量，將整個體系或結構緊抓在一起，也因此，針對敵人重心進行攻擊，會使敵人失去平衡甚或導致其整個體系或結構的崩潰瓦解；第四，使用此一概念需要神聖地看待敵人。²⁸因此，他認為美軍長期以來誤解了克勞塞維茲的重心概念，相信其以能力為基礎 (capabilities-based) 的定義相當接近克勞塞維茲以效果為基礎 (effects-based) 的定義，而以能力為基礎的定義僅僅反映各軍種想要確信其自身的力量與缺點，以及其潛在敵人的力量與缺點，這可能也是為何在經過二十年分析研究的努力後，尚未出現決定重心的單一、可靠方法。²⁹言下之意，即便是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對重心採用一致的定義，然而由於軍種的解讀錯誤，以及

²⁵ *Ibid.*

²⁶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enter of Gra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Joint Doctrine," p. 11.

²⁷ *Ibid.*

²⁸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p. 115;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p. 16.

²⁹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p. 117.

軍種本位主義的作祟，使得決定作戰重心的方法難產，甚至無法有效運用在實際戰爭計畫的設計上。

美國「海軍戰院」(Naval War College) 教授 Donald Chisholm 也針對克勞塞維茲的重心作用指出，一旦能力被降低或摧毀，敵人就無法行動自如；相對地，如何發展針對降低敵人能力相關的、有意義的測量方法，仍然是複雜且困難的任務，我們通常也無法找到正確的方法。而有效的測量必須強調我們行動的效果，也就是如何正確地選擇敵人重心。³⁰其實，Chisholm 的論點也隱含正確選擇或決定重心，能於作戰當中產生的實質效果。

Michael J. Mallory 認為，一個國家在作戰上成功，戰略上卻未成功，或者在戰爭中的的作戰與戰略層級皆失敗，其所面對的是國家意志的衰敗，此意志即為國家戰略重心。如國此一國家遭逢意志的失敗，是很容易被打敗的，無論這個國家是多麼地強大，或者是敵人是如何地弱小。³¹言下之意，作戰力量有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之分，而重心應為精神層面的國家意志。

從多位學者專家的不同觀點可發現，重心的內涵與指涉包括：層級、數量、種類、性質等。如果能夠以系統性³²、效果為著眼的思考方式出發，即不難理解重心的新意涵。如果我們從體系結構、效果導引、動態思考的方式出發，就會發現重心的多樣性與多變性，即能隨狀況轉變而更換重心，以有利於目標的達成。綜上所述，筆者認為 Echevarria 對重心的理解與體會，比較符合克勞塞維茲的原始意涵。此外，若依據 Echevarria 觀點推論，克勞塞維茲的出發點是著重打擊重心所能產生的效能，是以效果為著眼的思考方向。

參、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戰略目標與構思

美國總統小布希 (George W. Bush) 在 2002 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陳述，美國會協助達成世界秩序更為安全與美好的承諾。為實現此一承諾，必須於反恐戰爭中取得勝利；而勝利必須是持久的，且有助於防衛、確保與擴展和平。因此，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導美國採取積極的戰略來對抗那些擁有或試圖獲取大規模毀滅性或效能武器的跨國恐怖主義網絡、流氓國家與侵略性國家。³³強調與

³⁰ Donald Chisholm, "The Risk of Optimism in the Conduct of War," *Parameters*, Vol. 34, No. 4(Winter 2003-04), p. 117.

³¹ Michael J. Mallory, "Al Qaeda's Operational Center of Gravity: As Hard to Find as the Terrorists Themselves?" Un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 13 May 2002.

³² Seow Hiang Lee, *op. cit.*, p. 24.

³³ Joint Chief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美國盟邦、夥伴與朋友間關係強化的種種活動，這些關係支撐全球打擊恐怖主義組織的努力，並創造不利於恐怖主義與流氓國家集團生存的環境。為此，《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必須保有與增進對美國攻擊的防阻能力，與其他國家及多國組織緊密地合作，並將美國的國家安全機制轉型。³⁴

一、全球反恐戰爭的戰略目標

儘管在 911 事件後，有關美國國家利益公共論述的戲劇化轉變。但如果有的話，也僅是國家利益本身的些微轉變。即便是在 2001 年的攻擊事件之前，美國本土安全和美國民眾的安全都一直是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³⁵也是美國至高的戰略目標，911 事件後美國官方公佈的各種戰略報告，其設計與構思莫不以達成最高的國家戰略目標為首要。

2002 年 7 月出版的《國土安全的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中陳述，「美國政府並沒有比確保人民安全與維繫民主生活方式的更高目標。恐怖主義直接威脅國家的基礎——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民主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的經濟繁榮。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如同所有的戰爭，我們對敵人瞭解的愈多，我們就愈能夠打敗我們的敵人，我們知道自己的弱點愈多，我們就愈能夠保護我們自己。主導所有國土安全威脅評估的事實是，恐怖份子為戰略行為者。在發現我們防衛與準備弱點的基礎上，他們深思熟慮地選擇目標。針對可能引發的重大損失，他們能夠平衡困難，成功地執行特殊攻擊。他們能夠操控我們的媒體，當我們的國家在討論如何自衛時，他們能夠傾聽，並按照情形調整他們的計畫。當我們自我隔絕避免一種形式的攻擊，他們能夠轉變並聚焦在另一個暴露的弱點。我們依然是處於戰爭中的國家，即便我們在反恐戰爭中經歷過成功，我們敵人的憎惡有可能持續增加，新的敵人可能會出現。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將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³⁶在國土安全定義的基礎上，國土安全戰略設定三個戰略目標，分別為：防止恐怖份子在美國境內攻擊；針對恐怖主義，減少美國的弱點；一旦攻擊發生，將損失最小化並從攻擊中復原。³⁷

DC: Joint Chief of Staff, 2004), p. 1.

³⁴ *Ibid.*

³⁵ Stephen D. Biddl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9/11: An Assessment* (Carlisle Barrack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April 2005), p. 3.

³⁶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July 2002), p. 7.

³⁷ *Ibid.*, p. 3.

2003年2月的《對抗恐怖主義的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則陳述擊敗(Defeat)、拒絕(Deny)、減少(Diminish)、防衛(Defend)的4D國家反恐戰略目的,在各個戰略目的之下有不同的戰略目標,分述如後:³⁸

- (一) 目的一:擊敗恐怖份子及其組織。其目標為:確認恐怖份子與恐怖組織、尋找恐怖份子及其組織、消滅恐怖份子及其組織。
- (二) 目的二:拒絕對恐怖份子的資助、援助、庇護。目標為:終結恐怖主義的國家資助者、建立與維持有關與恐怖主義戰鬥的國際責任標準、強化與維持打擊恐怖主義的國際努力、斬斷與中斷恐怖份子的物質援助、消滅恐怖份子的庇護所與避難所。
- (三) 目的三:減少恐怖份子尋求利用的潛藏環境。目標為:與國際社會夥伴強化衰弱國家並預防恐怖主義的再度出現、贏得思想戰爭。
- (四) 目的四:防衛美國海內外的公民與利益。目標為:實行國土安全的國家戰略、獲得認知圖像、增進確保海內外關鍵物質與資訊為基礎的設施的整合、可靠、與有效的方法、整合保衛美國海外公民的方法、確保一個整合的事變管理能力。

2004年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設定援助國防戰略的軍事目標,此三目標為:保護美國使美國不受到外部的攻擊與侵略、預防衝突與奇襲、勝過敵人。³⁹

2005年3月的《美國國防戰略》(*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陳述美國的國防戰略目標為:避免美國遭受直接攻擊、確保戰略進入與維持全球行動自由、強化盟邦與夥伴對抗共同挑戰的能力、建立有利於國際秩序的安全環境。⁴⁰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2005年11月出版的《伊拉克勝利的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Victory in Iraq*)提及,站在全球反恐戰爭的中心前線,在伊拉克的勝利是對抗滋養國際恐怖主義意識型態長期戰爭的不可或缺部分,非同以往的戰爭,在伊拉克勝利並不會以敵人投降的形式到來,或是以單一獨特殊事件標誌著。⁴¹「反恐怖主義戰爭是我們這個世代的明確挑戰,正如我們前幾世代面臨對

³⁸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03), pp. 15-28.

³⁹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04), p. 9.

⁴⁰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p. iv.

⁴¹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ational Strategy for Victory in Iraq* (Washington, DC: National

抗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奮鬥一般，也如同那些先前的奮鬥，美國將會完全地承諾接受此一挑戰，我們將採取任何手段來贏得戰爭。」⁴²美國贏得伊拉克戰爭勝利的戰略是清晰的，美國將協助伊拉克人民重建一個尊重公民權利的憲政的、代議的新伊拉克政府，並擁有足夠的安全武力來維持其國內秩序，避免伊拉克成為恐怖主義者的安全天堂。⁴³而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略目標可以分為政治、安全與經濟等三方面：⁴⁴

- (一) 政治目標方面：協助伊拉克人民打造一個廣為民族協定支持的民主政府，因而在廣泛的群眾當中孤立敵人份子。
- (二) 安全目標方面：在執行擊敗恐怖主義者的戰役以及排除暴動之際，發展伊拉克尋求其國家安全的能力。
- (三) 經濟目標方面：以釋放必要服務的能力，協助伊拉克政府建立健全經濟的基礎。

2006年2月的《反恐戰爭的國家軍事戰略計畫》(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c Plan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中陳述，「全球反恐戰爭的國家戰略目的是：擊敗暴力極端主義，如同對我們自由與開放社會生活方式的威脅；創造一個暴力極端主義及其所有援助者無法躲藏的全球環境。」⁴⁵此一戰略計畫列舉國防部六個國家軍事戰略目標：拒絕恐怖份子運作與生存所需的資源；使夥伴國家有能力對抗恐怖主義；拒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恢復與消除未管制的原料，增強後果管理的能力；打敗恐怖主義及其組織；與其他美國政府機構及夥伴國家協調，對抗援助恐怖主義的國家與非國家；促成對抗恐怖主義意識型態援助環境的成立。⁴⁶

2006年3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陳述，「從一開始反恐戰爭就已經是一種武裝的戰鬥與一種思想的戰鬥，一種對抗恐怖份子的戰鬥與對抗其殘忍意識型態的戰鬥。在短期，戰鬥涉及使用軍事武力與其他國家權力工具來消滅與逮捕恐怖份子，拒絕他們的安全天堂或控制任何國家，預防他們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切斷他們的援助資源。在長期，贏得反恐戰爭意味贏得思想的戰鬥，因為恐怖主義是一種能夠將覺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005), p. 3.

⁴² *Ibid.*, p. 4.

⁴³ *Ibid.*, pp. 7-8.

⁴⁴ *National Strategy for Victory in Iraq*, pp. 8-9; Department of Defense, *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06), p. 1.

⁴⁵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c Plan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06), p. 5.

⁴⁶ *Ibid.*, pp. 23-24.

醒者轉換成樂於殺害無辜犧牲者兇手的思想。因此，反恐戰爭是思想的戰鬥，並非宗教的戰鬥。」⁴⁷

2006年5月31日的《伊拉克穩定與安全評估報告》（*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提及，「在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中，總統的戰略確認了八個整合政治、經濟與安全的戰略目標或支柱，這些目標分別為：打敗恐怖份子並使叛亂無效；使伊拉克過渡到安全上自我依賴；協助伊拉克鍛造一個尋求民主政府的民族協定；協助伊拉克建立政府能力並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協助伊拉克強化法治並促進公民權利；對伊拉克增加國際援助；強化公眾理解聯軍的努力並使公眾隔離叛亂份子。」⁴⁸

Angel M. Rabasa 等人認為，當前反恐戰爭的目標在預防對美國的直接威脅，並以根除蓋達組織及其相關恐怖網絡為美國最高的安全優先選項，因此，打擊恐怖主義的關鍵部分在於美國與穆斯林國家間的合作關係，但並非唯一的關鍵。除了恐怖主義的問題外，其他的議題則是，在未來如何形塑回教世界，以及此一世界是否將有助於美國的利益與價值。⁴⁹

無論從美國官方文件與報告的陳述或學者的分析研究，都不難得知美國反恐戰略的目標，是在消除對美國的安全威脅，以維繫美國國家利益，確保永久的安全、穩定與繁榮；也因此，反恐的最終戰略目標應是如何根除恐怖主義對美國的敵意，消弭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安全威脅。

二、全球反恐戰爭的戰略構思

以2005年3月美國《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為基礎而發展的美國2006年《四年期國防總檢》（*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中提到，面對不對稱威脅之際，美國國防部將為總統提供更為廣泛的軍事選項，以及提供戰鬥指揮官所需要的新軍事能力。⁵⁰美國戰略思考方向，無論是國家戰略、國防戰略，甚或是軍事戰略，皆是以能力為基礎的思考方式。

⁴⁷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06), p. 9.

⁴⁸ Department of Defense, *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06), p. 2.

⁴⁹ Angel M. Rabasa, et al., *The Muslim World after 9/11*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4), p. 3.

⁵⁰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p. 1.

美國反恐怖主義的戰略與構思是，國防部必須採取行動來確保美國在安全距離內，免於那些試圖傷害美國者的直接攻擊與對抗，同時也必須確保關鍵地區、交通航道、國際水域全球公共資產、天空、太空與網路空間的戰略進入。⁵¹

針對全球反恐戰爭美國政府的戰略是：持續領導國際拒絕暴力極端網絡據以運作及存活構成要素的努力，一旦我們拒絕他們生存所需，我們將會獲得勝利。同時，我們必須拒絕他們運作所需。⁵²美國政府全球反恐戰爭戰略的主要要素是：保護與防衛祖國、攻擊恐怖份子以及他們在海內外有效運作的能力、援助主流回教徒揚棄暴力極端主義的努力。三個關鍵交互連結的能力為：擴展外國夥伴與夥伴的能力、強化預防恐怖份子獲得與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能力、國內與國際對抗暴力極端主義戰略的制度化。⁵³

《反恐戰爭的國家軍事戰略計畫》指出，軍事戰略途徑聚焦軍事作戰在類似協助其他國家權力要素來毀損敵人的重心—暴力的極端意識型態。美國的武裝力量將追求直接與間接的方法來援助對抗敵人意識型態的活動，援助適度的替代選項，建構夥伴的能力，攻擊敵人以拒絕其主要構成要素。⁵⁴也因此，反恐戰爭的成功將極度依賴美國政府機構與夥伴國家，整合所有美國與夥伴國家權力工具的密切合作，如外交、資訊、軍事、經濟、金融、情報，以及法律的執行。因為恐怖組織的秘密本質，他們受某些民眾與政府的援助，朝向分散控制的趨勢，以及融入全球不同社群，這些都使得軍事武力的運用複雜。⁵⁵因此，在全球反恐戰爭中，美國軍事戰略的目的在達成國家戰略目的。國防部達成軍事戰略目標方式是，直接與間接的軍事途徑。直接的途徑聚焦在，攻擊敵人之際也保護本身的利益；間接的途徑聚焦在，為其它政府機構建立一個獲得成功的環境。⁵⁶

美國的國防戰略是藉由建立一套指導國防部安全活動，並對國家軍事戰略提供方向的防衛目標架構，用以支撐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將國防部的活動聚焦在確保盟邦與盟友、勸阻潛在性敵人、阻止侵略與對抗壓制並擊倒敵人的行動。這些交互連結的活動促使美國與那些承諾自由原則、民主與機會的國家更緊密合作。因此，國防戰略提供四個指導綱領來執行此一戰略：創造一個縱深的積極防禦；執行持續的軍事轉型；採取以能力為基礎（capabilities-based）的途

⁵¹ Joint Chief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 of Staff, 2004), p. 1.

⁵² *Ibid.*, p. 5.

⁵³ *Ibid.*

⁵⁴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c Plan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 p. 22.

⁵⁵ *Ibid.*, p. 5.

⁵⁶ *Ibid.*, p. 23.

徑；以及管理風險。⁵⁷

美國自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出版所有有關反恐戰略的官方文件，都是 2001 年 QDR 為依據，強調以能力為基礎的戰略思維，特別是國防部有關國防與軍事轉型方面的論述，強調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份子，美國應具備何種能力，而軍事與國防轉型莫不以能力為規劃依據。

肆、從「重心」析論反恐戰略構思

在《反恐戰爭的國家軍事戰略計畫》中明載，全球極端份子威脅的網絡與細胞結構，須要仔細與持續分析他們的組織與運作體系，以確認敵人的弱點，針對敵人重心與弱點的分析，能使美國政府的聚焦努力更為有效。⁵⁸重心存在於戰略、作戰與戰術層級，且對每一個極端份子的網絡或組織都不同。在戰略層級，蓋達聯合運動的重心為其極端的意識型態，此一意識型態激發憤怒與憎恨，在極端份子的眼中，此一意識型態更為使用暴力來達成戰略目的與目標做辯護。美軍對抗恐怖主義戰爭戰略計畫的主要焦點，是協助其它美國政府機構努力對抗給養恐怖網絡的極端意識型態。在作戰與戰術層級，存有許多重心，包括主要領袖、民眾的援助、組織的援助（國家與非國家援助者），以及組織的主要作戰部隊。就每一個全球反恐戰爭的戰役而言，重心的分析必須為特別的網絡量身訂做。⁵⁹

一、戰略層次的重心 - 極端意識型態

要瞭解恐怖主義的重心所在，就必須決定是何種要素產生向心力量使整個恐怖主義體系結合在一起。一種意識型態成分似乎擁有足夠的向心力量使蓋達組織凝結起來－公開宣示的叛教憎恨，這可能是一種植根於激進伊斯蘭教的厭惡，應該將此種意識型態成分當作是作戰重心，而非將賓拉登視為重心，當他公開承認為蓋達組織的成立奠定基礎時，將之剷除並不會帶來蓋達組織的崩潰，因為還是會有人取代他，他僅能產生或多或少的效果；因此，領導者實際上只是關鍵能力的中心，意識型態的成分才是需要被緩和的，意識型態的消失將不會使戰爭本身結束⁶⁰。

⁵⁷ Joint Chief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 of Staff, 2004), p. 1.

⁵⁸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c Plan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 pp. 13-14.

⁵⁹ *Ibid.*, p. 14.

⁶⁰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enter of Gra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Joint Doctrine," pp. 16-17.

《對抗恐怖主義的國家戰略》中指出，美國反恐的國家戰略意圖是，阻止恐怖份子對美國、美國人民、美國利益、全球美國盟友與盟邦的攻擊，最後創立一個不利於恐怖份子及其所有援助者的國際環境。⁶¹

《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也陳述，反恐戰略的決定性要素是暴力極端主義，並聚焦在敵人的戰略重心—極端意識型態。當援助主流回教徒的努力時，有計畫地拒絕敵人意識型態的援助，能導致敵人的挫敗。與此同時，保護與防衛本土以及攻擊恐怖份子網絡，對保護美國重心與瓦解美國敵人是必要的。對每一個夥伴國家而言，保護與防衛其自己的國土、攻擊賴內外恐怖份子及其能力、援助主流回教徒揚棄暴力極端主義的努力，都具有特殊的利益。⁶²

Keppler 認為，在反恐戰爭中，敵人有許多重要的力量來源，恐怖主義的領導者、集團、隱匿處、通訊、訓練營、資金來源，以及武器等，對於恐怖主義活動的成功全都是關鍵，在美國的戰略中都必須有所論述。⁶³要找到反恐戰爭的戰略重心，必須要找到恐怖主義勢力與力量的最根本來源，倘若使戰略重心無效，應該能夠阻止敵人達成其目標，並能夠使美國本身的目標達成。而恐怖主義勢力與力量的根源，是對美國強烈的憎恨、恐懼與不信任，以及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⁶⁴

二、作戰與戰術層次的重心 - 蓋達組織領袖、資助者

定義重心僅是戰鬥成功的一半，針對特殊敵人，戰爭計畫者必須找出決定重心的實際方式，而方法更須簡單。⁶⁵蓋達組織在全球有許多活動單位，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許多這些單位或單位內部的個人似乎是以電子通信網絡與集團領導者構成連結，信號或指令是透過網際網路、行動電話或其它電子設備傳遞；相對地，但某些單位也可能有其本身的命令，並於未收到指示的情況下將企圖在特定的時間與場所執行這些命令。因此，其形體的連結方式至多是間歇性的。在歐洲對這些單位的成功作戰行動，並不太可能會引發如同在新加坡一

⁶¹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03), p. 11.

⁶²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c Plan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 p. 19.

⁶³ Tim Keppler, "Center of Gravity Determin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ar Against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13 March 2005, p. 11.

⁶⁴ *Ibid.*, p. 12.

⁶⁵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p. 16.

樣的組織崩潰結果，集團的心理連結似乎更為強大，假使這些單位在形體上並未良好聯結，他們可能擁有強大的意識型態關係，也因此，或許應該尋求意識型態的重心。⁶⁶

其次，蓋達是第一個跨國界的恐怖組織，在 60 個以上的不同國家以自發性的團體與單位相互連結，蓋達組織計畫、協調、資助，並指導全世界的恐怖活動。⁶⁷而 Stephen W. Davis 的研究也明白指出，Osama bin Laden 與蓋達組織的最終目標是「團結所有回教徒，以及建立一個遵從回教國國王統治的政府。」特別是，他們試圖在地球創立神的統治，移除現存的回教政府，排除中東地區的西方影響力，他們將藉由針對美國與其利益而達此目標，這比針對中東地區政府更容易達成，他們的戰略目標為：⁶⁸

- (一) 將美國逐出沙烏地阿拉伯，最後逐出中東地區。
- (二) 完成沙烏地阿拉伯內部的政權轉換，以僅由回教律法統治的回教基本教義派取代皇室家族。
- (三) 建立巴勒斯坦王國。
- (四) 消滅以色列。

如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陳述，反恐戰爭可以區分為武裝的戰鬥與思想的戰鬥。武裝的鬥爭為短期的戰鬥，思想的鬥爭為長期的戰鬥。長期的是戰略層次上的戰鬥，短期的則為作戰與戰術上的戰鬥。依據不同期程與層次，目標對象也不同。在短期，戰鬥涉及使用軍事武力與其他國家權力工具來消滅與逮捕恐怖份子，拒絕他們的安全天堂或控制任何國家，預防他們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切斷他們的援助資源。也因此，在反恐戰略上，作戰與戰術層次上的重心應為恐怖份子領袖及其資助者，與適合於恐怖份子生存及利用的環境。

三、反恐戰略的盲點與缺失 - 重心的觀點

Cheryl L. Smart 認為，或許是冷戰遺續的美國心態，軍事理論家在研究對手時，往往遵循傳統的軍事思維，先確認或辨識此一團體，然後研究其領袖，也因此在全球反恐怖主義戰爭中，逐漸地開始將「伊斯蘭意識型態」(Islamist ideology) 當作是戰爭的重心。Smart 指出這種錯誤的認知，他認為激進的伊斯

⁶⁶ *Ibid.*

⁶⁷ Stephen W. Davis, "Center of Gravit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7 April 2003, p. 7.

⁶⁸ *Ibid.*, pp. 7-8.

蘭政治團體在本質是並不見得是暴力的，意識型態也不一定會引發行動。如同回教學者 Mohammed Ayoob 的爭論，絕大部分長期存在的伊斯蘭政黨通常都是在合法的架構下正常地運作。如果要將反恐怖主義戰爭界定為 Echevarria 所說的意識型態上的對抗，就容易產生將意識型態當作是反恐戰爭重心的觀念誤導。⁶⁹

Kim Cragin 與 Scott Gerwehr 的研究指出，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的歲月當中，美國仍然在為如何正確地從事反恐戰爭而奮鬥。數十億美金的花費關注此議題，包含在阿富汗的軍事作戰以及對本土安全的承諾，但有爭議的是，恐怖主義的威脅在今日真的如同 2001 年 9 月 10 日當時一樣，是那樣的真實與普遍嗎？儘管美國及其盟友將資助恐怖主義關鍵國家政權的移除（如塔利班政權），逮捕無數的蓋達組織成員及其附屬的團體，但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份子依然持續發動攻擊，因此美國政府如何能減少恐怖主義的威脅？⁷⁰ 答案是令人疑慮的。如果美國能夠明確區隔戰爭不同層級的對象與目標，或許美伊戰爭的情況會改觀，美國也不會深陷戰爭泥淖，花費過多的金錢、人力而無法自拔。

其實美國也明瞭，從 2001 年開始美軍即持續地在戰爭，而且是打一場與以往戰爭有著極大差異的衝突，敵人並非民族國家，而是分散於四處的非國家網絡。不同於以往戰爭的圖像，對抗恐怖主義的奮鬥，絕非單獨藉由軍事武力或以軍事武力為主體而能獲得勝利，此一奮鬥在未來的數年仍將持續。⁷¹ 2006 年 QDR 的論述與 2001 年 QDR 揭示以「威脅為基礎」（threat-based）模式的防衛計畫轉變成「能力為基礎」（capabilities-based）模式的陳述⁷²，雖是延續的但卻有矛盾之處。既然反恐戰爭的勝利並非以軍事武力為主體，那麼即表示應採用「效果為基礎」的作戰模式，發展過多的軍事武力相較於反恐戰略目標的達成，則顯徒勞無功。

Christopher Henzel 也認為，如果美國的戰略設計者無法理解與利用伊斯蘭意識型態的內部差異性，即有可能將遜尼派（Sunnis）變成敵人。⁷³ Daniel Brumberg 則認為，在反恐戰爭上，布希政府應該修正戰略。⁷⁴ 因為遂行一場有影響力的戰

⁶⁹ Cheryl L. Smart,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Mistaking Ideology as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sue Paper*(Center for Strategic Leadership, U.S. Army War College), Vol. 8, No. 5(July 2005), p. 2.

⁷⁰ Kim Cragin & Scott Gerwehr, *Dissuading Terror Strategic Influenc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69.

⁷¹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p. 9.

⁷² 「能力為基礎」的模式是聚焦在敵人將如何戰鬥，而非將焦點放在確認誰可能是敵人，或是戰爭可能在何處發生。詳見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2001), p. iv.

⁷³ Christopher Henzel, "The Origins of al Qaeda's Ideology: Implications for US Strategy," *Parameters*, Vol. 35, No. 1(Spring 2005), p. 69.

⁷⁴ Daniel Brumberg, "Islam Is Not the Solution(or the Proble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役，需要具備彈性來適應目標對象在態度與信仰間的差異，特別是在伊斯蘭世界。⁷⁵亦即，如果美國試圖在長期的反恐戰爭上贏得最終的勝利，就必須更深入地瞭解回教歷史、文化、語言及風俗，並知悉其中的特徵與個別差異。例如，在討論回教的時候，我們經常交替使用穆斯林（Muslim）與伊斯蘭教（Islamic）等二個詞彙，然兩者間有著重大的差異。穆斯林指涉一個宗教與文化實體，伊斯蘭則表示政治意圖。例如，穆斯林國家是指一個絕大部分民眾都信奉回教的國家，而伊斯蘭國家則指涉其合法性是奠基在回教的國家。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則意味回歸信仰的基礎，亦即宗教原始的意義；因此，可以將之視為基本教義派的一種變體，這種情形同樣可以在其它宗教當中發現。⁷⁶

Bruce Hoffman 認為，美國的反恐戰略似乎主要偏向針對壞蛋個人的「擊殺或逮捕」途徑，此種攻擊路線假設美國現今的敵人擁有傳統的重心，即為蓋達組織或伊拉克境內的暴動者。同時也假設這些只要將這些敵人殺光或關進牢裡，無論是全球恐怖主義或伊拉克暴動都會結束。因此，美國軍隊與情報機構的注意力幾乎都一致地朝向擊倒軍事領導者或保護美國部隊，而非朝瞭解當面之敵的方向前進。此種策略非常的失敗，並非僅是斬首（decapitation）戰略在對抗大規模動員的恐怖份子或暴亂戰役的作用甚低，同時也是因為蓋達組織能夠持續奮鬥，特別是那種吸引新血輪與再次充實其力量來源無法言語形容的能力。⁷⁷現今指導對抗恐怖份子與對抗暴動的主要戰術途徑為「擊殺或逮捕」，似乎是過於狹隘，以及無法彰顯這些獨一無二作戰環境的複雜性，今日所面對的敵人與威脅，是更令人難以捉摸的，如果僅靠斬首要來戰勝，會更加困難。⁷⁸何況恐怖份子的首腦不見得是恐怖主義的重心。

美國的反恐戰略不能以軍事武力為主體，須知「威懾」（Shock and Awe）、「斬首」等策略的運用，可能引發二種不同的相對應效果：一是使恐怖份子心生恐懼而投降；另一則是使恐怖份子更加團結，更加仇視美國，發動更多更為嚴重的恐怖攻擊活動。因此，軍事武力僅能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在反恐的戰略上，

No. 1(Winter 2005-06), p. 111.

⁷⁵ Kim Cragin & Scott Gerwehr, *Dissuading Terror Strategic Influenc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61.

⁷⁶ Angel M. Rabasa et al., *The Muslim World after 9/11*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4), p. 5.

⁷⁷ Bruce Hoffman, "Combating Al Qaeda and the Militant Islamic Threat,"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Unconventional Threats and Capabilitie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February 16, 2006), p. 2.

⁷⁸ *Ibid.*, p. 13.

應以緩減文化憎恨與意識型態對立的積極作為為主，避免以強制的軍事武力迫使對手的意志屈從，軍事武力非到關鍵時刻絕不輕言使用。

其實早應在反恐戰爭進行之前，即該先行確認反恐戰爭的重心，究竟是恐怖主義、以 Osama bin Laden 為首的恐怖份子及其組織，或者是資助恐怖活動的國家與集團，因為上述對象的重心不同；其次，在戰略目標上，美國也須明瞭是以根除威脅來源確保國家安全無虞為優先選項，或是以打倒、摧毀全球恐怖主義為終極目標。相異目標之間，各有不同的達成方式與手段。同樣地，反恐戰爭的勝利是以恐怖份子的根除而告終結，或是以美國安全威脅來源的消除而結束。因為戰爭勝利並不意味恐怖主義已經徹底瓦解或消逝，同時也不代表美國已經不再會遭受恐怖攻擊的威脅。美國必須清晰辨認反恐戰爭的戰略目標與對象，如此方有助於釐清及尋找反恐戰爭的重心。倘若蓋達組織是美國的戰爭對象，即應分析蓋達組織對美國進行恐怖攻擊活動的力量來源是什麼？是何種要素使他們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即便是沒有首腦的命令與指揮，恐怖活動依然是持續進行。或許從宗教歷史及文化的仇美與反美憎恨根源著手，比較容易尋得恐怖主義的重心所在，進而採取適當的手段，獲得應有的效果。

總之，美國如果將戰略目標放在消除恐怖主義，而非將恐怖主義打敗，那麼其在軍事方面所採行的戰略構思，不應思考如何強化反恐怖主義的力量，而應將焦點置於恐怖主義的根源及力量來源。或許文化層面的思考應遠高於軍事層面的作為。

伍、重心對未來戰爭的功效

一、釐清戰略構思的導向

為何指揮官與幕僚人員應該運用以效果為基礎的決策與行動，幕僚人員通常花費過多寶貴時間在過程當中，而非結果。通常作戰單位浪費時間執行作戰計畫中無法影響敵軍的各種設計，但作戰單位卻照做不誤，原因在於這就是計畫。以效果為基礎的決策與行動系統，是將焦點置於產品上，而非過程；將焦點放在對敵軍的影響，而非堅守計畫，效果強調的是這些議題。此外，以效果為基礎的決策與行動系統引領決策，並允許我軍比敵軍更能快速地執行軍事行動，也因此能夠增加作戰單位運用戰場機會的可能性。⁷⁹

⁷⁹ Jmaes M. Dubik, "Effects-Based Decisions and Actions," *Military Review*, Vol. 83,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3), p. 33.

Echevarria 的分析研究認為，克勞塞維茲的重心是關注特殊效果的達成，也就是如何使敵軍崩潰。這是一種以「效果為基礎」（effects-based）的途徑，而非以能力為基礎的途徑。⁸⁰因此，Echevarria 重新詮釋克勞塞維茲的「重心」觀點，提出首先尋找團結的努力，其次是敵人數個單位中的連結點，以便確立是什麼東西使他們連結在一起的建議，如同是向心力的作用，重心是作為是將戰鬥人員的整個體系或結構連結在一起的一種焦點，並從許多不同的源頭引出力量，提供體系目標與方向。⁸¹

在以效果為基礎的途徑中，首要的步驟是確認我們想要達成何種效果，然後再決定要達到此種效果應該採取什麼行動。⁸²效果意味著指揮官與作戰單位試圖對敵人做些什麼事，效果是作戰、戰鬥或作戰單位執行活動的手段或目標，效果是固定不變的，但手段卻是多變的。⁸³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戰略計畫者 David W. Pendall 即認為，以傳統的方式對付二十一世紀的敵人或國家安全挑戰，是過於昂貴、緩慢，而且極具破壞性的。因此，以效果為基礎的作戰是未來戰爭的核心能力之一。⁸⁴何況以能力為基礎的戰略思考方式，永遠無法明確知悉軍隊所必須具備的能力為何，以及要發展何種足以應付恐怖攻擊的武器。對恐怖份子而言，若要進行攻擊，思考的方式當然是以不對稱⁸⁵為主軸，若強行與軍事武力進行對抗，不啻以卵擊石，其所獲得的效果有限，甚至難以達成各種訴求及主張。因此，在考量恐怖主份子主要的活動方式之際，是否應調整相對應的思維方式。如同 2006 年 QDR 所提及，2001 年的 QDR 著重以能力為基礎的計畫本質，是確認敵人可能使用的能力，以及可能用以對付美國的能力，然後評估其相互作用，而非過度運用聯合武力來應付一組有限的威脅想定⁸⁶。

⁸⁰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p. 115;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enter of Gra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Joint Doctrine," p. 15.

⁸¹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p. 19; John W. Jandora, "Center of Gravity and Asymmetric Conflict: Factoring in Culture,"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9(4th Quarter 2005), p. 78.

⁸²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p. 13.

⁸³ Jmaes M. Dubik, *op. cit.*, p. 33.

⁸⁴ David W. Pendall,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nd the Exercise of National Power,"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1(January-February 2004), p. 20.

⁸⁵ 所謂「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基礎概念是，較為弱小的敵對國家使用非傳統的手段、計謀，或者適當的能力，並用以推翻力量更為強大的國家。參見 John W. Jandora, "Center of Gravity and Asymmetric Conflict: Factoring in Culture,"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9(4th Quarter 2005), p. 78.

⁸⁶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p. 4.

恐怖主義份子運用的即是以效果為構思的不對稱攻擊方式，針對目標對象的重要與關鍵處所進行攻擊，然後產生重大的實質與宣傳效果，達成其主要的訴求目標。為消弭恐怖份子的不對稱攻擊威脅，美國在整個反恐戰略的層次上應有所區隔。在國家戰略層次，以效果為導向國家的反恐戰略構思，應著重在如何消除全球恐怖主義根源，特別是激進的反美恐怖主義。因此，若運用克勞塞維茲的重心理論，則反美恐怖主義的重心應是文化因素，設法使反美的文化因素消失，則能達成重心講求的積極效果。

2006年QDR同時描述道，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是一種長時期的戰爭。這也意味著，此種長時期的戰爭是無法依恃武力來終結。從911事件開始，蓋達即展現其為一靈敏、彈性與適應性強的組織，事實上，蓋達組織最主要的成就在於轉換其曾經給予的面貌，現今的蓋達是以意識型態的組織面貌存在，更勝於一個可確認、團結的恐怖組織。同時也變成一個巨大的企業，一個藉由心智相同的地區代表，鬆散連結至中心意識或動機基礎的國際特權，但在同時以及互不依靠的情況下，迅速向永久的中心目標前進。因此，與以往層級分明、金字塔結構的典型恐怖份子團體不同，當前的蓋達組織的主要活動是扁平與線形的，組織是更加地網絡化。結果是，現在不是僅有一個蓋達組織，而是有更多其它的蓋達組織。⁸⁷

Michael Forsyth認為「適當策略」(finesse)的意思，「是在戰爭中藉由最有效用的方式，使用適當層級的武力而能夠產生預設的結果。在適當策略中，軍事作戰的焦點不一定需要落在武力的使用上。在許多衝突當中，武力實際上可能僅扮演輔助性的角色。例如，資訊戰或民軍行動(civil-military activities)可能優於軍事武力。」運用「適當策略」的結果是，美國必須從一連串的選項中選取最佳的方式來從事戰爭，無論是採用直接或間接的、致命的或非致命的、傳統的或非傳統的方式。⁸⁸「適當策略」即隱含效果為導向的思維，而非以己身的強大能力取勝。

克勞塞維茲所談論的重心，是能夠對敵人產生效用，因而打擊重心是最有效用的，但不必要是最重的一擊。⁸⁹適切運用重心理論，可使思路清晰，有助於釐清以效果為導向的戰略思維，進而計畫並採用戰爭成功的有效方式。

⁸⁷ Bruce Hoffman, *op. cit.*, p. 3.

⁸⁸ Michael Forsyth, "Finesse: A Short Theory of War,"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4(July-August 2004), p. 18.

⁸⁹ Joseph L. Strange and Richard Iron, "Center of Gravity: What Clausewitz Really Meant," p. 24.

二、協助戰爭聚焦

在 *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一書中，作者 Harry Summers 認為，越戰期間美國無法達成其政治目標，是因為敵人比美國更會應用克勞塞維茲的重心概念。⁹⁰ Francisco N. Cruz 也認為，規劃戰爭的首要工作是確認敵人的重心，如果可能則追根溯源至一個重心，任何對目標的攻擊，若缺乏促成摧毀敵人心目標的陳述，將會是浪費時間的資源。⁹¹ 重心於戰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美國「陸軍戰爭學院」（Army War College）教授 Douglas B. Campbell 的論點：「戰役和主要作戰的設計與執行，都是從決定重心開始。」⁹² 因為重心能夠協助戰爭的努力和戰役聚焦，以及協助確認戰略、作戰和戰術的目標能夠合理地連結起來。⁹³ 因此，吾人可說，重心是強而有力的戰鬥工具，瞭解其定義與關鍵因素的架構，應該能夠減少困惑。⁹⁴

William W. Mendel 與 Lamar Tooke 認為，有關重心的概念，無論是定義或描述部分，在戰略或作戰層次的研究社群都有相當程度的理解。然而，即便是簡單的概念，在應用上卻發生問題，學生或作戰藝術的實踐者經常發現，他們受到直覺的引導更甚於理論。直覺當然有其地位，但對基礎作戰藝術概念與戰略目的軍事權力要素應用之間，存有重要關係的想法，更應受到適量邏輯的指引。⁹⁵ 這也意味著，在作戰藝術中，適時的應用重心理論，更能釐清戰時目標與手段、資源間的相互關係及作用。不過，戰爭計畫者也應避免在每一種戰爭中運用重心概念，以便消除或降低可能發生在重心與政治軍事目標間的競爭。必須要問自己，敵人整個軍隊的崩潰是否與國家的政治目標及終結國家吻合。⁹⁶ 因此，在戰場戰略計畫的過程當中，選定重心有利於決策思考，並使目標明確。⁹⁷

如果戰爭執行的基礎是孤立於國家與軍戰略目標之外，那麼戰略與作戰重心是不存在的，當涉入衝突時，重心是動態的且可改變的，重心必須與政治目標及

⁹⁰ Quoted from Tim Keppler, *op. cit.*, p. 1.

⁹¹ Francisco N. Cruz, Jr., "Strategy and Center of Gravity," *Air Force Review*, Vol. 2, No 2. in http://www.paf.mil.ph/af_review/vol02/STRAT&CG.HTM

⁹² Quoted from Tim Keppler, *op. cit.*, p. 2.

⁹³ *Ibid.*

⁹⁴ Dale C. Eikmeier, *op. cit.* p. 5.

⁹⁵ William W. Mendel and Lamar Tooke, *op. cit.*, p. 3.

⁹⁶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p. 19.

⁹⁷ William W. Mendel and Lamar Tooke, *op. cit.*, p. 3.

衝突的本質相切合。⁹⁸明確地界定重心與關鍵能力間的關係，須要更進一步的分析，如此方能使計畫者在發展成功的戰略與戰役計畫時，更能聚焦在力量來源。⁹⁹戰場情況通常模糊不明、多變與呈現多種面貌，使用重心概念可行行動與力量聚焦在關鍵部分，達成預設的效果及目的。

戰役計畫者所面臨的最重要任務是，如何在計畫的過程中確認友好與敵對的戰略重心。亦即，力量、行動能力與抵抗意志的來源。此一任務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於，對友好與敵對重心的錯誤分析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尤其是，無法在可以接受的代價中達成軍事目標，以及花費過多不合理的人員、時間與物質的努力，但並未產生決定性戰略或作戰結果。重心難以確認與定義的兩個原因是：首先，各軍種單位遭遇多年的重心衝突定義，直到 1997 年方才同意現今的聯合定義；其次，各單位並未運用實際的架構教授重心理論，以使作戰重心理論產生效用。修正這些問題容易，聯合研究社群必須同意一個單一定義，並提供一個架構。¹⁰⁰如果重心定義明確，那麼將此觀點運用於戰爭當中，可以減少人、物力的損耗，並產生決定的作戰結果。

三、未來戰爭致勝關鍵的指引

打敗敵人，摧毀其工業，佔領其土地是可能的，但如果其人民心中燃起抵抗的精神，誰都不能宣稱獲得勝利。也有可能短期間內征服敵人，但誰都可以懷疑麻煩將在長期內引發。¹⁰¹可見精神要素在戰爭當中的重要性，這也是克勞塞維茲強調的意志作用。

美國軍事研究專家 Richard K. Sele 曾於 2004 年為文指出，在未來的 15 至 20 年，全球的政治與軍事環境將會要求美國陸軍的準則承認現存的「民事重心」（civil center of gravity），以及整個作戰頻譜（spectrum of operations）中的相關民事脆弱點。¹⁰²這些民事重心考量的要素包括：人口、經濟、社會結構、政治過程、政治領袖、文武關係基礎設施節點、作戰領域中的非國家行為者、民防、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能力、環境。¹⁰³

⁹⁸ *Ibid.*, p. 4.

⁹⁹ Joseph L. Strange and Richard Iron, "Center of Gravity: What Clausewitz Really Meant," p. 27.

¹⁰⁰ Dale C. Eikmeier, *op. cit.*, p. 2.

¹⁰¹ Joseph L. Strange and Richard Iron, "Center of Gravity: What Clausewitz Really Meant," p. 25.

¹⁰² Richard K. Sele, "Engaging Civil Centers of Gravity and Vulnerabilities,"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4), p. 32.

¹⁰³ *Ibid.*

至於如何發現重心，Eikmeier 援引中國古代兵學理論家孫子「知彼知己」的想法－亦即一位軍事指揮官必須瞭解敵人與其自己本身的體系如何運作，獲得這種瞭解是分析重心最為困難的部分，須要以謹慎的觀點看待組織的系統。¹⁰⁴為此，他提出分析敵人重心的四個主要步驟：¹⁰⁵

- (一) 決定敵人的關鍵能力，敵人體系展現的絕對必要功能。敵人的體系應有數種能力，但並非在每種情勢下全都是關鍵的。
- (二) 確認敵人關鍵能力的力量來源，此為敵人的重心。
- (三) 確認作戰重心的關鍵需求。
- (四) 確認關鍵需求或組成部分是易於攻擊或分裂的。這些關鍵脆弱點成為攻擊目標或者是敵人必須要保護的需求。

美國國防部在 2006 年的 QDR 中也明白表示，對付恐怖主義的新型態戰爭，絕非僅靠美國軍方即能獨自完成¹⁰⁶，依然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因此，檢視全球軍事環境，為了配合非常規作戰的需求，並且能夠與其他美國部門、盟友、夥伴相互間的有效運作，美國國防部將針對發展與維繫適當語言、文化以及資訊科技技能等增加投資。¹⁰⁷這些都突顯文化因素於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

John Warden 在確認與尋找重心的思考上，提出指揮與管制的「五環模式」(five-ring model)，每一個國家都能夠被視為擁有五個組成要素的體系，可以用向心的圓圈表示，這些要素包括：指揮、必要的產品、交通網絡、人口，以及軍事武力。每個要素都是重心的一部分，各自代表強點與缺點。¹⁰⁸五環模式明白指出，軍事武力並非國家的主要重心，僅為重心之一，文化要素的重要性愈來愈增強。

任教於美國「國家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 的 Christopher Bassford 認為，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基本原理相當感興趣，當多數的分析家僅關注當時的政治軍事議題，傾向以特殊的方式窄化以及重新定義概念之際，克勞塞維茲卻試圖為往昔以及不可預測的未來發展出普遍應用的戰爭概念。¹⁰⁹重心的概念迄今仍然是有用的，儘管並非在每一種情況下都能夠確定重心是什麼。但誠如同克勞塞

¹⁰⁴ Dale C. Eikmeier, *op. cit.*, pp. 3-4.

¹⁰⁵ *Ibid.*, p. 4.

¹⁰⁶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p. 9.

¹⁰⁷ *Ibid.*, p. 5.

¹⁰⁸ Francisco N. Cruz, Jr., "Strategy and Center of Gravity," *Air Force Review*, Vol. 2, No. 2. in http://www.paf.mil.ph/af_review/vol02/STRAT&CG.HTM

¹⁰⁹ Christopher Bassford, *op. cit.*, p. 19.

維茲所主張，重心通常不一定是指同樣的東西；相對地，重心是隨著敵人的系統而轉變，領導者必須對敵人的文化、政治、社會，以及軍隊有著通盤的瞭解。¹¹⁰

其實，克勞塞維茲也瞭解公眾意志的特徵。戰爭中道德要素是最為重要的，道德建構精神並貫穿整個戰爭為一體，且在戰爭初期與引領整體武裝群眾的意志建立緊密關係。歷史為精神要素的重要性及其經常出人意料的效用提供最有利的明證。許多可能成為征服者的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完全重視精神重心而導致失敗。¹¹¹以越戰為例，美軍接觸的是與其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當地民眾，傳統武力雖然在戰術作為上獲得勝利，但卻無法贏取越南民眾的情感與想法，主要是因為戰術計畫者並未瞭解或充分認識越南當地的文化與動機。在越南人的眼中，戰爭是攸關民族存亡的奮鬥，與意識形態毫無關聯；然而，美國卻以意識型態的觀點來打這場戰爭，想贏得越南的情感與想法，最終還是宣告失敗。¹¹²

Giles 與 Galvin 也以越戰為例進行說明，美國部隊在越南贏得每一場主要戰役與戰鬥，但始終無法打敗胡志明政府，原因在於戰術的勝利與決定點無法連結到北越的戰略重心，因此，無法達成戰略上的勝利。他們認為成功戰役計畫的關鍵，是從正確評估戰略與作戰重心開始。不適當確認或錯誤估算戰略重心，將替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¹¹³他們二人也提出決定與分析重心的步驟，首先必須考量戰略與戰場環境的相關面貌，包括：人口、經濟、地理、歷史、國際、軍事、政治、心理，以及利益與政治目標等要素；其次，決定與分析的階段，包括：決定戰略作戰重心、分析戰略重心、決定作戰重心、分析作戰重心等四個步驟。¹¹⁴在越戰當中，美國失敗的主因之一，在於以美國的思考觀點看待越共，忽略當地的重要文化因素，因而功敗垂成。

「美國科學推廣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海軍研究辦公室國防政策研究員 Montgomery McFate 於 2005 年為文指出，「在過去兩年，高層領導者提出不尋常與未預期的要求—強化對敵人的文化知識。」海軍退役少將 Robert H. Scales 在 *Proceedings* 同樣撰文指出，「反對美軍中普遍擁有的看法，認為達成戰爭成功最好是藉由壓倒性的科技優勢方式。」他爭論道，當前於伊拉克遭遇的衝突形式需要一種瞭解當地人民、在地文化與動

¹¹⁰ Michael Forsyth, *op. cit.*, p. 19.

¹¹¹ Joseph L. Strange and Richard Iron, "Center of Gravity: What Clausewitz Really Meant," p. 26.

¹¹² Ron Sargent, "Strategic Scouts for Strategic Corporals," *Military Review*, Vol. 85, No. 2(March-April 2005), p. 13.

¹¹³ Philips K. Giles and Thomas P. Galvin, *op. cit.*, p. 2.

¹¹⁴ 決定與分析作戰重心的模式是相同的—確認所有合理的作戰重心選項，測試每一個作戰重心並選擇一個作戰重心。參見 Philips K. Giles and Thomas P. Galvin, *op. cit.*, pp. 9-15.

能的特殊能力。美國國防部「軍力轉型辦公室」(Office of Force Transformation)主任 Arthur Cebrowski 也指出,「對敵人及其文化與社會的理解,可能比瞭解其戰鬥序列更為重要。」¹¹⁵

美國《聯合戰役規劃準則》中亦指出,另一個適當確認敵人重心與強調關鍵弱點的主要要素是,全盤理解敵人如何思考,但並非像聽起來一樣容易,不僅情報分析家與戰爭計畫者需要拓展對敵人能力與脆弱點的瞭解,同時也必須以敵人的觀點,將友好武力與行動出現的方式列入考量。¹¹⁶也就是「知彼知己」的作用,但考量的要素並非僅有軍事層面,敵人、友邦的認知、思維與文化皆須納入分析考量。

陸、結論

戰爭型態隨著科技的演進與新概念的引入,在不同時期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現。2001年,在美國發生的911恐怖攻擊事件,標誌著戰爭型態新面貌的誕生。反恐戰爭不同於往昔的戰爭型態,傳統的戰爭幾乎是以國家為單位,交戰的雙方都以敵對國家的軍隊為主要的攻擊對象,企圖迫使敵對國家屈從於己方的意圖。誠如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定義,「戰爭是一種以迫使對方實現我方意志為意圖的暴力行為。¹¹⁷」從此一定義加以引伸,戰爭的暴力行為僅是一種手段,軍隊只是一種工具,其最終的目標在使敵人的意志屈從於我方。使敵人的軍隊產生挫敗或崩潰,不見得會改變對手的意志,如何使敵人的意志屈從於我方的意志,藉以達成政策目標,其中便隱含以效果為基礎的思維。

克勞塞維茲的重心概念爭論雖多,但如果運用得宜,可協助軍事或戰略計畫者在思考上有據可循,指引戰爭方向使戰爭聚焦,減少不必要人、物的浪費。例如,在國家戰略階層,敵對國家的重心應是何種要素使該國的力量凝聚並團結起來,找到並摧毀之,國家的戰略目標即能達成;在軍事戰略階層,由於本國軍隊所對抗的是敵國武裝力量,因此,此一階層的戰略重心則為力量鏈結的關鍵點,有可能是指揮中樞、指揮官的領導、士氣、紀律等因素,視每個敵對武裝力量組成的性質與特徵而定。

援引重心觀念分析美國反恐戰略。美國自當明瞭,在反恐戰爭的作為上,打

¹¹⁵ Montgomery McFate, "Anthropology and Counterinsurgency: The Strange Story of Their Curious Relationship," *Military Review*, Vol. 85, No. 2(March-April 2005), p. 24.

¹¹⁶ *Joint Doctrine for Campaign Planning*, p. 9.

¹¹⁷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 and ed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ublishers, 1993), p. 83.

敗或擊倒恐怖份子並無法徹底根除恐怖主義，恐怖份子依然有可能在四處萌生、滋長，以先進的武器裝備對付恐怖主義份子，僅是造成其身體、生命上的傷亡或心理上的畏懼，恐怖份子仍然存在，更可能藉由其它更為秘密與破壞力更強大的方式對目標國家進行報復攻擊行動，也因此戰略目標與手段的設計上，美國的思考應更為周延與謹慎。

其次，美國必須採用以效果為基礎的戰略設計方式。如果確認反恐怖主義戰爭是長時期的戰爭，同時戰略目標是設定在根除恐怖主義，那麼美國必須思考的是，恐怖主義的根源為何？是意識型態？或是宗教與文化的衝突結果？要消除意識型態、宗教或文化上的衝突，美國要採取哪些行動才能有效根除恐怖主義，及其對美國造成的威脅，最後才是以這些行動所需的能力為考量，進行各種力量的組建。說不定，根除恐怖主義的關鍵在美國自身認知的反省，吸納不同文化的價值觀，而非以美國的霸權心態及國家利益觀點去看待世界。

重心概念雖然久遠，定義與內涵的爭論也不斷，但卻不容忽視其在協助思考上的作用。如果能夠對克勞塞維茲重心有一致的共識與定義，深信無論是運用在戰爭或國家政策目標的達成上，都可使我們的思路清晰，節省資源的錯置與浪費，指引我們有最有效且最快的方式達成目標。面對未來的戰爭重心，歷史也明確告訴我們，文化將是未來戰爭的重心，各國政府在從事戰爭或設計戰爭計畫時，更應注意文化因素產生的潛在作用。

參考文獻

- Bassford, Christopher, 2004. "Interpreting the Legacy of Clausewitz,"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5.
- Biddle, Stephen D., 2005.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9/11: An Assessment*.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 Brumberg, Daniel, 2006. "Islam Is Not the Solution(or the Proble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 Chisholm, Donald, 2003. "The Risk of Optimism in the Conduct of War," *Parameters*, Vol. 34, No. 4.
- Clausewitz, Carl von, *On War*, 1993. trans. and ed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ublishers.
- Cragin, Kim & Gerwehr, Scott, 2005. *Dissuading Terror Strategic Influenc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Davis, Stephen W., 7 April 2003. "Center of Gravit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Doctrine for Joint Operations*, Joint Publication 3-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Joint Doctrine for Campaign Planning*, Joint Publication 5-00.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06. *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1997.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93. *Operations*, FM 100-5.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94. *Naval Warfare*, 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1

-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97. *Warfighting*, Marine Corps Doctrinal Publication 1.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 Dubik, James M., 2003. "Effects-Based Decisions and Actions," *Military Review*, Vol. 83, No. 1.
- Echevarria II, Antulio J., 2002.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Changing Our Warfighting Doctrine-Again!*.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 Echevarria II, Antulio J., 2003. "Clausewitz's Center of Gravity: It's Not What We Though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6, No. 1.
- Echevarria II, Antulio J., 2004. "Center of Gra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Joint Doctrine,"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5.
- Eikmeier, Dale C., 2004. "Center of Gravity Analysis,"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4.
- Forsyth, Michael, 2004. "Finesse: A Short Theory of War,"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4.
- Giles, Philips K. & Galvin, Thomas P., 1996. *Center of Gravity: Determin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Carlisle Barracks, PA: Center for Strategic Leadership.
- Harley, Jeffrey A., 199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enter of Gravit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0, No. 1.
- Henzel, Christopher, 2005. "The Origins of al Qaeda's Ideology: Implications for US Strategy," *Parameters*, Vol. 35, No. 1.
- Heuser, Beatrice and Freedman, Lawrence, 1994. "Strategy," in Lawrence Freedman e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 Bruce, February 16, 2006. "Combating Al Qaeda and the Militant Islamic Threat,"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Unconventional Threats and Capabilitie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Izzo, Lawrence L., 1988.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 not an Achilles Heel," *Military Review*, Vol. 68, No. 1.
- Jandora, John W., 2005. "Center of Gravity and Asymmetric Conflict: Factoring in Culture,"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9.
- Joint Chief of Staff, 2004.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 of Staff.

-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Joint Publication 1-02.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04.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 Kepler, Tim, 13 March 2005. "Center of Gravity Determin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ar Against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 Kepler, Timothy J., 1995. "The Center of Gravity Concept: A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 to Improving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Master's Thesis,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 Lee, Seow Hiang, 1999. "Center of Gravity or Center of Confusion: Understanding the Mystique," *Wright Flyer Paper*, No. 10(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ir University).
- Lopez, Antonio M., Comello, Jerome J., Bowman, Michael, Donlon, James J., Tecuci, Gheorghe, 2002. "Clausewitz Meets Learning Agent Technology," *Military Review*, Vol. 82, No. 5.
- Mallory, Michael J., 13 May 2002. "Al Qaeda's Operational Center of Gravity: As Hard to Find as the Terrorists Themselves?" Un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
- McFate, Montgomery, 2005. "Anthropology and Counterinsurgency: The Strange Story of Their Curious Relationship," *Military Review*, Vol. 85, No. 2.
- Mendel, William W. & Tooke, Lamar, 1993. "Operational Logic: Select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Military Review*, Vol. 73, No. 6.
- Metz, Steven & Downey, Frederick, 1988. "Center of Gravity and Strategic Planning," *Military Review*, Vol. 68, No. 4.
-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2005. *National Strategy for Victory in Iraq*.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July 2002. *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 Pendall, David W., 2004.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nd the Exercise of National Power,"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1.
- Rabasa, Angel M., Benard, Cheryl, Chalk, Peter, Fair, C. Christine, Karasik, Theodore, Lal, Rollie, Thaler, David, 2004. *The Muslim World after 9/11*.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Sargent, Ron, 2005. "Strategic Scouts for Strategic Corporals," *Military Review*, Vol. 85, No. 2.
- Sele, Richard K., 2004. "Engaging Civil Centers of Gravity and Vulnerabilities," *Military Review*, Vol. 84, No. 5.
- Smart, Cheryl L., 2005.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Mistaking Ideology as the Center of Gravity," *Issue Paper*(Center for Strategic Leadership, US Army War College), Vol. 8, No. 5.
- Strange, Joe, 1996. *Center of Gravity and Critical Vulnerabilities: Building on Clausewitzian Foundation So That We Can All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Quantico, VA: U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Foundation.
- Strange, Joseph L. & Iron, Richard, 2004. "Center of Gravity: What Clausewitz Really Meant,"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 35.
-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03.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 Vego, Milan, 2000. "Center of Gravity," *Military Review*, Vol. 80, No. 2.
- Cruz, Francisco N. Jr., "Strategy and Center of Gravity," *Air Force Review*, Vol. 2, No 2. in http://www.paf.mil.ph/af_review/vol02/STRAT&CG.HTM
- Eikmeier, Dale C., 2005. "How to Beat the Global Islamist Insurgency,"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2, No. 1. in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689>
- Gingrich, Newt, 2005. "Defeat of Terror, Not Roadmap Diplomacy, Will Bring Peace,"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2, No. 3. in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729>

(投稿日期：95年6月27日；採用日期：95年8月2日)

克勞塞維茲「重心」的重新詮釋與現代戰爭—美國反恐戰略的分析